



仁獄類編卷之一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孳舜仲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德化

凡三十七則

聞之曰德禮恥格政刑民免夫民豈可以徒刑齊哉歷睹往哲釋折民之刑繹降典之衷大之先軌于身帥次之彰教于微言遠之收績于化邦近之徵效于薰鄙蓋無論正已者物正欲善仁獄類編卷之一
乙 直方堂
者民善即俄頃肫仁人斯惠心誕告用冒民罔不率此無他好懿之民同秉而動物之誠有孚真爲之也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亦真而已矣爰彙德化

孔子赦不孝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

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遜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旣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仁獄類編卷之一

二 直方堂

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嚴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

孔子待叛臣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

執馬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孔子正魯國

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汰。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

延壽卧傳舍

漢韓延壽守左馮翊。嘗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相

仁獄類編

卷之一

三

一直方堂

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對飲食。勵勉郡中。翕然皆傳相救厲。不敢犯。

卓茂喻律禮

東漢卓茂遷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

辟左右問曰亭長爲從汝求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

仁獄類編

卷之一

四

直方堂

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魯恭先教化

東漢魯恭爲中牟令縣人許伯等爭田屢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

印綬去椽吏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慚還牛詣獄受罪恭賞不問於是吏人信服

吳祐以身率

東漢吳祐爲酒泉太守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義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

自咎喻兄弟

東漢許荆遷桂陽太守嘗行部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嘆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劉矩息爭訟

東漢劉矩舉孝廉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人民有爭訟矩嘗引之至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仇覽化鳴梟

東漢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

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
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至元家與其子母飲因
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
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

陳寔聽申理

東漢陳寔爲大丘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
禁之寔曰訟所求直禁之理將何伸其勿有所拘
司官聞而嘆息曰陳君所言者是豈有怨於人乎
仁獄類編卷之一
直方堂

亦竟無訟者

杜畿陳大義

魏杜畿爲河東太守政崇寬惠與民無爲有相告
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
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
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

長孫引已過

北魏長孫儉都督三荆等州諸軍事所部鄭縣令
泉燦爲百姓所訟推案獲實儉卽大集僚屬遂於

廳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舍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

禮教化子母

北魏房景伯為清河太守貝丘人列子不孝更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崔崔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至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仁獄類編卷之一
還崔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賜牛息爭訟

北魏張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析家貲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萇年見之悽惻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蘇瓊諭普明

北齊蘇瓊爲清河太守。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叩頭乞外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于義與家財

于義仕北周。遷武安太守。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

仁獄類編 卷之一

直方堂

陸襄解忿爭

陸襄。梁大通中。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詰。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作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仇共車。

公義宿廳事

隋辛公義。遷并州刺史。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值寮佐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

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閣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欲爭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皆兩讓而止

載蒿賜盜者

趙嘏仕隋爲冀州刺史嘗有人盜嘏田中蒿爲吏所執嘏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受刑

仁獄類編

卷之一

九 一直方堂

彥光諭焦通

梁彥光仕隋復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醜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

郎茂化不睦

隋郎茂除衛國令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媚嫉又

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喻。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安祖責禮義

隋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明日相率謝罪。州人欽服。

賜絹愧順德

唐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心。得絹甚于受刑。如不知愧。殺之何益。

飲乳化兄弟

唐韓思彥。巡察劔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勅廚宰。飲以乳。二人悟。齧臂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孝經悟母子

唐韋景駿。神龍中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

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出俸令養母

宋薛奎。知益州。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

呂陶諭姊弟

宋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

仁獄類編卷之一

十一 直方堂

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姊妹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耳。不姊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李燾化爭產

宋李燾。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乞悔。艾無訟。

張洽伏黥盜

宋張洽改袁州司理叅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慳切，訟者感悟，盜聞之亦自首伏。

舜臣陳孝友

宋李舜臣知饒州德興縣。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昆弟如初。與懽感母子。

宋趙與懽知吉安州。有富民愬幼子察之非其本。

仁獄類編

卷之一

上

直方堂

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懽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娶媪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廳，日爲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母子如初。

鄭留陳友悌

金蒲察鄭留，遷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叙齒列坐會酒。陳說古今友悌，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

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

思誠化兄弟

元呂思誠改景州薊縣尹。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時同社王青兄弟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懽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

自強息爭訟

元周自強，遷義烏縣尹。性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仁獄類編一卷之一
三 直方堂
爭訟愬于庭者，一見卽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自息。

廷儀諭讓爭

國朝姚鳳字廷儀，長安人。舉鄉薦，歷衢州府同知。民余十三者與鄰爭山場，繫獄累年不決。鳳諭之曰：官拷掠爾無完膚，山場孰與身重？十三叩頭謝讓，所爭於鄰。

改行遺斛米

國朝王繼宗知嘉興治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五年不治後以事入城由治前橋繼宗識之使人召而來曰汝今爲吾良民矣遺米一斛

廣昌諭友愛

先曾祖令廣昌日邑有兄弟某某者屢訟於公公諭以友愛屢勿理嘗自言曰瑩爲令長不能化某某爲親睦則今日之官應有愧不知某亦有愧無也訟者遂自息兄弟相好如初

先高祖諱瑩建昌郡邑志載名宦列

仁獄類編一卷之一
傳 昌祚識

古 直方堂

歙邑黃 錕書

黃汝清刻

仁獄類編卷之二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孳舜仲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仁恕 凡九十六則

夫大德曰生帝德好生欲生者人之同情也。往牒所載身桁楊而心匍匐事鈇鉞而情砭膏疑予之輕過觀之仁證菩提于法場息萌蘖于旦伐此皆不拂乎欲生者之情而求生者之所當。任獄類編卷之二 乙 直方堂

祇念也。昔孔子論仁曰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夫且立達之矣况死之乎論恕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不欲且勿施矣况施之死乎故仁恕者典獄之衿佩也爰彙仁恕。

晏子言省刑

齊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曰子近市讖貴賤乎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陶朱白璧喻

梁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召陶朱公而問之。公曰。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陳咸依輕比

漢陳咸爲尚書。嘗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不可與人重比。

仁獄類編卷之二

二

直方堂

曹褒不殺盜

漢曹褒遷圉令。時同郡盜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鬻太守馬巖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之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巖奏褒悞弱。免官。

郭躬寬謬誤

東漢時有兄弟共殺人者。罪未有所歸。明帝以兄

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召郭躬問之躬對章當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逾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子華宥疑獄

魏司馬芝字子華爲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

仁獄類編不卷之二

三一 直方堂

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罰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詞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其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魏操從之後魏黃初中爲河南尹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

高柔寬逃亡

魏高柔爲丞相理曹掾時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亡者竟其妻子曹操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請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意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復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乃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

田豫散羣盜

魏田豫遷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聚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

坦之原亡卒

晉王坦之徵拜侍中時卒士羣帳逃亡歸首云失

牛故叛有司劾帳偷牛拷掠服罪坦之以爲帳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肺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

逃卒免兄弟

晉郭祚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州縣配遠戍若求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其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求配于青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

仁獄類編

卷之二

五

一直方堂

崔挺不延罪

北魏崔挺爲光州刺史時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連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詞甚雅切帝納之

崔暹免獄囚

崔暹仕北魏時有獄囚數百高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後澄意釋竟免

世良放非盜

宋世良仕魏拜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揜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

原死令徙邊

魏文元時源賀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于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勁寇遊魂於北狡賊負嶮於南其在疆場猶須戍防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卽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令皆恕死徙邊

察寃自引咎

隋元褒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卽引咎初無異詞使者

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
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
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
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卽放免臣之罪
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爲
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若不
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總橫及良善
重臣之罪是以自誣

太宗禁鞭背

仁獄類編一卷之二
七 直方堂
唐太宗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上讀明堂
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皆附於背故有是命

仁師主仁恕

崔仁師貞觀中爲殿中侍御史時晉州有男子謀
逆有司捕支黨纍繫填獄詔仁師案覆始至悉去
囚械爲具食飲湯瀋以時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
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
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
稱殺人剛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伸爲身謀哉

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勅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

德威諫失出

唐太宗既誅張蘊古之後法官以出罪爲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由是刑網稍密帝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頗密何也德威對曰律文失人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人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由吏皆深文太宗然其言由是失於出入者令依律文斷獄者漸爲平允

仁獄類編 卷之二

直方堂

日知釋吏杖

唐李日知爲刑部尚書不行鞭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旣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齒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吏犯不用杖

唐陸象先爲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示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當合與杖象先曰人情

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當自汝爲始。錄事慚懼而退。

弘正奏減等

唐盧弘正入爲侍御史。時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弘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弘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禮之官。今爲近輔刺史。以贓汗聞。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遷弘正兵部郎中給事中。

仁獄類編 卷之二

九

直方堂

寧王原弃食

寧王憲即宋王成器唐玄宗之兄。玄宗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其餘於竇。欲殺之。憲諫曰。陛下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怒棄食者。爲食可以食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心乎。上大悟。遽釋之。

李勉哀被脇

唐李勉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竝處斬。囚有仰天嘆者。勉過問。對曰。某被脅制守關。非

逾者。勉哀之。乃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黜汚者。半天下。皆欲澡心向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

仲郢罰方义

唐柳仲郢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鳳翔刺史盧方义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妻列訴之。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义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感之。

仁獄類編 卷之二

十一 直方堂

唐扶疎禁繫

唐唐扶克山南西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市黃澗兩倉場督郵鄧琬等先主掌河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澗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碩。裒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十年。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禁繫。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枷禁者。勅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繫三代。庾死獄中。寔傷

和氣。鄧琬等竝疎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以上。速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

崔羣啓平恕

唐崔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卽嫂叔也。雖云逾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逾。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于仁獄類編。卷之二。七。直方堂。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兇。其妻近屬。倘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及女。竝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廷。竝釋放。其奴婢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屈法赦長孺。何如。羣曰。陛下仁惻。卽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勅。則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羣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

齊澣原連坐

唐齊澣調蒲州司法叅軍有父子連坐問死者澣曰條落則木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

馬瘠得減死

後唐安重誨明宗時爲侍中牧馬軍使田令方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

王明止就戮

仁獄類編卷之二
王明周廣順初藥元福領陳州防禦使奏署判官會劉崇寇晉州命元福將兵援之事多咨于明先是州縣吏送丁壯餉糧一夕夫盡遁去元福恐盡驅官吏出軍門將就戮明馳往止之入白元福曰今軍儲無闕丁夫數萬人文吏懦不能制斬之何益不如寬以待之賊敗凱還公無專殺之名不亦善乎元福感悟盡免其死

曹彬緩吏杖

宋曹武惠王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

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

曹瑋貸卒盜

宋曹武穆公瑋知天雄軍，卒有犯盜者，獄具。衆謂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

瑋卽彬子

張江貸饑民

仁獄類編 卷之二

十一 直方堂

宋真宗時，蔡州民二百三十人持杖劫人倉廩，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議取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下詔褒美，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強取餽糧以啗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斷。

不輕籍民家

宋真宗時，常州民蘇莊蓄兵器，匿亡命，豪奪民產，積贓計四十萬。御史臺請籍其家，帝曰：暴橫之民，國有常法，籍之斯過也。論如律。

張詠寬私鹽

宋張忠定公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法而遣之官屬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

賈易合人情

宋賈易調常州司法叅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惟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迄去郡中稱平

仁獄類編卷之二

直方堂

孫覺誅盜首

宋孫覺知徐州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呼而訊之曰我耕于野與甲遇強以挺與我半夜與我來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

齊賢申冤抑

宋張文定公齊賢爲江南西道轉運使先是諸州罪人多銅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昌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申其冤

抑因力言於朝。後凡送囚至京師。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爲減大半。

克臣釋株連

宋王克臣知瀛州。有告外間入境。密旨趣具獄。株連甚衆。克臣陰緩之。已而得爲間者。於它道株連獲釋。

歐陽求生道

宋歐陽文忠公修少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嘗

仁獄類編 卷之二

十五 一直方堂

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曰。死獄也。吾求生而不得。爾吾曰。死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矣。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誦之終身。

釋民償草絲

宋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者。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

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民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取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使外間知陛下制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上從之。又知遂州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伏罪。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又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

純仁戒情殺

仁獄類編入卷之二

去一直方堂

宋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皆屠販盜竊而責償者。純仁曰：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而以情殺之，豈理也哉！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卽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

清獻原僞印

宋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爲武安推官，有僞造印者，吏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

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獄讞之卒免死

希亮釋疎屬

宋陳希亮知房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
吳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于房譏察出入饑寒且
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
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
以其狀聞詔釋之

希亮遣叛兵

陳希亮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

仁獄類編六卷之二

七一直方堂

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卽日輕騎出按吏
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
希亮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遂相與赴訴道周希
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卒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
吾命旣至今曰汝等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
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
役如初

元達宥亡命

宋譚元達領媯州團練使時州郡送亡命者至闕

下左右諷殺之。元達奏曰：此類竄匿者衆，豈能盡殺之哉？不如赦之，以開自新之路。且以成好生之德。上悅，因悉原之。

朱倬釋餘寇

宋朱倬攝浙東叅謀，有羣寇就禽，制置梁汝嘉屬倬鞫問，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餘，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剽食爾，烏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微賞吾，其可愧大父乎？

仁獄類編

卷之二

六

直方堂

思中寬償期

宋李思中辟知洛川縣，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思中爲取桎梏釋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櫃，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

呂公寬失印

宋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呂正獻公公著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得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向諲寬私採

宋向諲改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撫使欲論以劫盜諲曰山澤之利人得有所盜者豈民財邪貸免甚衆

配囚移登州

宋馬默知登州舊制沙門島配囚有定額滿則取一人投海中默建言朝廷既貸其生復投海中非好生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然之遂著爲例

仁獄類編卷之二

九

直方堂

王綱釋刼衣

宋王綱調慶州司法叅軍有禁卒五人刼門者衲衣門者凍甚死而復活案具當斬綱曰一衲直數百錢且矢主不死而殺五人情可矜帥曰今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略司則死生在公持筆耳帥欣然從之

論犯時不知

宋李子均爲餘姚主簿有茶商夜遇海船鈺鼓皆鳴更相疑爲盜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主名不得連年不決。趙清獻公檄子均治之。子均曰：犯時不知在律，勿問。具聞於州，杖遣之。

張其諭償錢

宋臧方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貫。二十年矣，其發奸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郭謂曰：此應賞典，願竄吏。吾當以聞。其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一人爲首者死。餘貸不問。郭愧且嘆曰：君長者，非吾所及也。

仁獄類編

卷之二

二十

一直方堂

莘老勸富人

宋張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汝輩所施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脫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官，囹圄遂空。

公孺原亡珠

宋呂公孺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原廟亡珠，繫治

典吏久公孺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宮嬪狎至奈何專指吏卒乎請之得釋

詭奏不加罪

宋仁宗時知虢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請如上書不實律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灾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

神宗折咏檜

仁獄類編本卷之二

二十五 蘇房堂

宋蘇文忠公軾坐作詩誹謗時事下獄王珪復舉軾諫檜詩根到九原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以爲不臣神宗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

仲甫宥盜粟

宋馬仲甫爲夔路轉運使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二等詔須奏裁復言饑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

蘇頌釋繫囚

宋蘇頌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外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公亮議盜礦

宋曾宣靖公公亮在中書密州民田產銀砂有強盜者大理當以死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民家物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

仁獄類編卷之二

二五 一直方堂

寬鬻神帽罪

宋李伯宗爲將作少監開封府民有鬻神祠帽飾以龍者吏以爲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它當坐不應爲耳尹不從具以請如伯宗議

陳薦爭文致

宋陳薦爲華陽尉盜殺人棄屍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屍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文致二人以道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費者邪已而獲盜

趙開起盜死

宋張浚宣撫川蜀承制以趙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時宣司獲僞印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印其上卽爲真黜其徒使治弊是相君一日獲二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

蔡公綏僞印

宋蔡文忠公齊通判濰州民有告某州民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盡法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政之過也爲綏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人皆曰公施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狀別殺盜罪

宋王某調潁州司法叅軍州民樂氏爲盜會赦出入坐閭操弓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別之朱氏得減死

李先貸殺牛

宋李先轉運淮南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於官先愍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爲徒刑毀其案明日龍舒來先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判故貸汝矣命之出

徐勣宥庖民

宋徐勣調吳江尉王師討交趾轉運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庖羸病乏不足勝杖姑仁獄類編一卷之二
二西一直方堂
涅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

柔勝縱七人

宋吳柔勝知隨州時再議和戎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臯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臯臯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於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但具始末報北界而已

任布貸孫死

宋任布徙越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自悔
哭於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也布聞知貸
其死

王質慚術鉤

宋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曰得盜鑄錢者百餘
人下獄治退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于色
質曰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
乎宗旦慚沮遂薄其罪

安節議自首

仁獄類編入卷之二
三五 直方堂
宋金安節爲大理卿時獲僞造盜引者大臣欲寘
之死安節力爭以爲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
因得減等

與之論殺子

宋崔與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有窘於豪民逋
負毆死其子以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
計出倉卒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
卒從之

昌福釋疑似

金高昌福。天會十年舉進士。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中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爲宋謀者。卽殺之。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

因母宥誤殺

元袁裕中統初。辟中書右司椽。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鬪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老且寡。恃此兒以爲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爲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宥之。

仁獄類編

卷之二

三六

直方堂

文原辨僞造

元鄧文原僉江東建康廉訪。徽州人僞造楮幣於僧舍。有避雨者過見之。其人懼事泄。因啗以利而止。使爲烘焙。獄具當死。公曰。僞造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當何坐。宜比行使加等杖罪。

文傳辨首從

元于文傳尹長洲。日丹徒縣民。有二弟殺其姊者。獄不決。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鞫之。旣得其情。其母

乞貸二子命爲終養計。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官司從之。

王良蠲隱寄

元王良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有司喜功生事。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接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良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二百餘。豈復有隱仁獄類編卷之二
三十一直方堂

里麻釋同賽

元荅里麻高昌人。大德中擢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民賽祈因醉毆殺姚甲爲首者。乘間逃去。有司逮同賽者繫獄。歷歲不決。荅里麻曰。殺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輩皆誑誤無罪。而反桎梏邪。悉縱之。

養浩許自新

元張養浩授堂邑尹。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旣加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曰：無負張公。

彥修議獄情

元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不仕家居。縣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必盡心爲之開導。東陽郭氏父子三人，虐毆小民，幾斃。又貫鍼鮪腹，逼使吞之。事移義烏鞫問，當其父子皆死。彥修曰：原其故殺之情，亦一

仁獄類編

卷之二

三六一 直方堂

人可償耳。二子從父之命，宜從末減。若皆殺之，無乃已重乎？事上從彥修議。又張甲行小徑，適李乙荷任器來，幾中甲目。甲怒，拳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甲又有九十之親。彥修曰：貫甲罪，則廢法。徇法，甲以庾死，親無以養，亦死。乙屍暴於道，誰爲收之？不若使竟其葬埋，且慰其親。徐來歸獄，服刑爾。或曰：甲或逃，奈何？彥修曰：若以誠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彥修言，後會赦免。

元葉琛爲青田縣尹。吏以官文書至。見印文廉隅。大明顧謂吏曰。爾何敢刻僞印邪。吏色動。卽訊之。吏叩頭伏罪。琛曰。僞者非止爾。爾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琛逮至庭。下語之。如語吏。自是展轉而獲。一日間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琛不欲食其言。悉遣之。惟扑其最後者。

鐵哥請釋免

元鐵哥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杏。仁獄類編卷之二。一。直方堂。兒之地。獵人亦不刺金射兔。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誤釋之。牧人有盜割駝峰者。將誅之。鐵哥曰。生割駝峰。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之心。遂詔免死。

蓋苗貸改過

元蓋苗。至正初。知亳州。有豪強占民田爲己業。五十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爾等罪甚重。然吾觀皆有改過意。遂從輕議。

閱案不忍決

國朝夏忠靖公原吉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康僖辨魘魅

陸康僖公瑜初任刑部員外郎廬囚江北廬州大家僦匠構居室供饋甚薄匠恨之以里諺有丁倒戶絕之說乃以釘插蒜瓣中置於梁上主翁得之

仁獄類編六卷之二

直方堂

執匠訴於府坐匠魘魅當死公言律造魘魅符書咒詛者以謀殺論挿釘蒜瓣非符書亦無咒詛法不當死坐匠他比

按萬曆癸酉南昌鄉官楊某者造室匠人用法魘魅以木板三

片上書長子天中子天三子天置于東楹又刻木爲官人形背書孤鸞寡宿四字置于西楹室成楊

入居之不一月三子盡喪楊乃召巫者用祝鬼法于兩楹間搜得前物事想之憲司拘匠鞫問具服

余時以撫州推官赴召過省憲長柴定宇公詢余匠當何比余曰此於魘魅律當死無它比也蓋殺

人以刃止于一人殺人以魘魅則破家絕嗣其慘毒又有不忍言者若以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律之

當得凌遲擬死幸矣陸公之出匠或者其家人未受傷當以謀殺人已行而未傷人者律之不然則

此輩殺人之惡慘于鋒刃亦不當出也

文襄活死獄

周文襄公忱嘗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况守認失火

况鍾守蘇州府治被火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坐礫場上呼吏痛杖一百使歸舍亟草奏一力歸罪已躬更不以累吏也初被火時吏自知當死甚懼况守嘆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守止罰俸吏得免

仁獄類編 六卷之二

三十一 直方堂

陳智宥脇從

陳智咸寧人爲江西左布政宣德末年江西水豐賊曾子長聚衆作亂官兵擒戮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繫智謂其中有因饑被誘者捐俸作粥賑之奏上報決首惡王十人脇從皆宥

濟民貸富人

有告富民三百人與賊通者陳智令被告入皆自白狀面諭之曰如人言下吏鞫訊爾能保家乎今

爾曹自赴官。能出粟濟民。當貸爾衆流涕乞如命。得粟萬石。所活不可勝計。

辨殺三人獄

王忠肅翱。巡撫遼東時。指揮孫璟。以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卒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以夫。非殺也。令璟償埋葬費。罷之。

承芳補虧糧

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爲浙江憲長時。有倉官數

仁獄類編

卷之二

三十一 直方堂

輩。以虧糧監併歲久。鬻子女。未卽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數外。逾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公曰。常俸食之不能盡。其職尚有天殃。况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于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聽選。

襄毅駁姦黨

韓襄毅公雍。天順間。爲僉都御史。會總兵石亨。以逆誅。凡亨黨。惟罪畧者甚衆。有錦衣指揮劉敬。曾與往來。至是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

黨雅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方坐
今敬與亨交亦士夫往來之常耳况亨得意時誰
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卽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
何以罪之東漢時朋黨二字陷忠賢覆輒不可蹈
衆以爲然敬得從輕坐

董公減論死

刑部尚書董公芳初任左寺正有神策軍詐稱錦
衣旗校奉旨誦事誑取人財事覺有司以詐傳詔
旨論應死公以彼冒名詐財耳傳旨無實蹟因得
減論又金吾卒某領銅內局中道竊銅板尺許邏
者得之有司當以盜內府財物律斬公以物既領
出非潛入內府盜者宜以監守自盜論遂減從徒

錄囚議辜限

尹公直遷南京吏部右侍郎會秋月錄囚有孫鑾
者案稱以柳棍毆人越二十三日當伏誅公曰律
言以他物傷保辜止二十日今越限三日而死何
可坐死免死從謫

仁獄類編卷之二終

